

香港版序

8月17日，應大連圖書館邀請，飛大連作演講，題目早就商定，叫「漫談周易」。第二天上午作演講，到底講甚麼好，沒有想好。

上飛機，我在艙門口隨手拿了兩份報紙。平常不看報，坐飛機是例外。

這兩份報紙，一份是《參考消息》。打開報，上面有條消息，外國甚麼報的消息，真奇怪。它說全世界信教的人比例在下降。我不知道這位作者是怎麼統計出來的，反正他說，真的是下降了。全世界，信教的人是大多數，這是常識。這兩年，大家不是老說，中國信教的人數字噌噌往上躡嗎？我還以為，像我這樣的人越來越少。這怎麼回事，我可得瞧瞧。文章有數字：全世界，不信教的人，比例最高，要數中國。高到甚麼程度？47%。這個數我記住了。其他數，沒記住。好像歐洲，法國最高；亞洲，日本也比較高。美國，正好相反。

另一份甚麼報，忘了。上面有篇特約文章，說最近有一股歪風邪氣，走火入魔，人人談革命，也令人驚訝。咦，李澤厚先生不是早就說過，中國要「告別革命」嗎，怎麼，這個久違的話題，兜一大圈又轉回來了？你老喊狼來，狼就來了，這可不吉利呀。我不知道這些談革命的都是甚麼人，他們說的革命是

要革甚麼命，反正作者說，革命是暴力，是破壞，這一百年，中國吃盡了革命的苦頭，再也折騰不起。他說，咱們這麼大個國家，一個黨都領導不好，十幾個黨能行嗎？總之一句話，千萬別革命（大義如此，未必準確）。

於是我想，有了，明天的話題有了，第二天，我得這麼講《周易》：

（一）中國經典，有三部最古老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，文、史、哲，各佔其一。春秋那陣兒，楚國有個叫申叔時的人，他教楚太子，有九門課，《詩》有之，《書》類的古書（如《故志》、《訓典》）有之，唯獨沒有《易》。孔子老而好易，他傳六藝，其中才有了易。「易」是培養君子的必修課。他於「三易」，獨鍾《周易》。孔門傳學有三體，「子曰詩云」體，「子曰書云」體和「子曰易云」體。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、《易傳》就是這種體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是孔子時代的古典，當時的貴族，凡在場面上走動，即景生情，引經據典，斷章取義，隨意發揮，全都搬這三本書。不這麼講話，那叫不得體，這是當時的「範兒」。

（二）中國講《周易》的人多半在哲學系。1949年後，中國的大學沒有宗教系，研究宗教史的或教宗教史的，多半在哲學系。現在，我們不但有了宗教系，而且哲學系越來越像宗教系。凡是鼓吹立教，以最空洞之說教干涉最實際之政治者，多半在哲學系。西方的「哲學王」在中國最有市場：思想領域作「逍遙游」，游來游去，最後得「應帝王」。現在我才明白，研究哲學，甭管中哲西哲，土的洋的，土洋結合的，歸根結底，不是要做哲學史，而是要創造中國自己的哲學，特有中國士人傳統的哲學。創造的資源是甚麼？只能是咱們中國自己的資源。難怪有人說，他是學儒、釋、道專業的，宗教就是最高哲學。

（三）可是，中國的最大特點是甚麼？是世俗政治佔優，立教最不傳統。現在講哲學史的，特愛講「樞軸時代」。其實，雅

思貝司說的「樞軸時代」主要是「宗教突破」。世界上的經典，《阿維斯塔》、《吠陀》、《舊約》、《新約》、《可蘭經》都是宗教經典，唯獨中國的經典不是。五經是世俗經典，不是宗教經典。中國的政教結構是國家大一統、宗教多元化，學術傳統是人文精神壓倒一切。中國人不是不信宗教，而是在世俗管理下，愛信啥信啥。利瑪竇說，越是愚夫愚婦，越信；越是讀書人，越不信。這有好處，也有壞處。好處是省了宗教改革，壞處是人文壓制科技。當然，現在的大學都是理科領導文科，情況已反過來。

(四)《周易》是個講變的哲學，不是講變戲法、變魔術的變，而是講天道、地道、人道之變。比如這書有〈損〉、〈益〉二卦，就很有辯證法。你光知道損下益上，不知道損上益下，那上往哪兒擺？做買賣的都知道，效益最大化是投入為0，產出為n。這個道理，不用經濟學家講，所有騙子都懂，小騙子懂，大騙子更懂。千百年來，「商不厭詐」為啥總是揮之不去，道理端在於此。要錢不要命，顧頭不顧腩，那不叫「改革」，叫「找死」。你把下面的東西，一點不剩，全都搜走，這怎麼行？頭是臉面，不要臉不行，但屁股也很重要呀。人如果只吃不拉，馬上就會腸梗阻，那是要人性命的。

(五)和「革命」有關，《周易》有〈革〉、〈鼎〉二卦。「革」是「革故」，把舊的東西破掉；「鼎」是「鼎新」，把新的東西定下來。西人所謂「革命」，意思是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挑戰，重點在「變」，不是小變，而是大變。但「變」是變舊為新還是變新為舊，這可大不一樣。變新為舊，那不叫「革命」，叫革「革命」。〈彖辭〉說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革之時大矣哉。」此即日本人翻譯revolution一詞的出典。古人所謂「合法性」，意思是「受命於天」。「革命」是改變命運，把老天賜給對方的命奪回來，攥在自己手中，說是「受命於天」，其實是「受命於人」，關鍵是「應乎人」。

後來，我用兩個小時，東拉西扯。我說，《易經》的影響真是「大矣哉」。蔣介石的名字來自〈豫〉卦，毛澤東的名字來自〈兌〉卦（兌為澤）。蔣介石，「介于石，不終日」，兵敗如山倒，隲身海隅。毛澤東，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」（〈繫辭上〉），特能鬧革命。他這一生，下過兩場雨，不是毛毛雨，而是雷鳴電閃、暴風驟雨。

我講話的那天是甚麼日子，忽然想起來了。1966年，正是這一天，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，史無前例的「文化大革命」由此拉開序幕。當時，我後來認識的一位朋友，駱小海（〈三論造反精神萬歲〉的作者，紅衛兵運動的創始人），他登上天安門城樓，見到了毛澤東。他高呼「毛主席萬壽無疆」，毛澤東笑答，「萬壽也得有疆呀」。我呢，沒在北京，正在內蒙西部的大太陽地裏行走，前面的路朝著兩狼山，很遠很遠，口真渴呀。

四十餘年，彈指一揮間。山呼海嘯，驚天動地，一切的一切，恍如昨日。

想不到啊想不到，「革命」已成嚇人的咒語：
小孩小孩你別哭，再哭，「革命」可就來了。

2012年9月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